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通志卷五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_臣丁雲錦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五十

河渠志

黃河二

明萬厯元年河決房村築沛縣窪子頭至秦溝口隄
七十里接古北隄徐邳新隄外別築遙隄河流稍
安運道亦利

二年工部覆河臣萬恭議河漕事宜詔如議行

附

工部覆議

議疏治茶城淤淺茶城當漕黃之會
培築小隄預作小河寬止數丈以為束

水之計其夫役取之徐州洪夏鎮督發不必更煩
經費一議修浚境山臨座境山舊牘錄探至二丈
五尺畚不可尋合相度地形從新冊建復自兩邊
各築一隄東抵山岡高阜西接黃河縷水長隄水
發可閉牘以遏洪流於兩隄之外水落可枝水以
衝積沙於方淤之初一議保護房村一帶隄岸徐
邳南北兩岸新隄東水中流以防潰決但河形曲
直不同急溜埽灣之處伏秋水發不無衝決而房
村以上為甚合應將正隄一帶大加幫築急溜去
處砌建遙隄及黃田淺以下舊有遙隄者一並加
倍高厚但諸臣集議欲於黃鍾集之上分水由符
離集出小河口竊恐有並行之河決無兩成之理
萬一全河棄舊奔新徑趨符離集則境山上下四
百三十里將為陸地嘉靖甲子之患可鑑也前議

急宜停止一議接墮子頭古隄先年黃河北徙溢
入運河為患接築前隄設一時也近自接連總隄
頭通築長隄黃水再無定隙可以北徙前項似可
省築惟境山至留城一帶東隄內東河水外障湖
波涉來牽挽勢必由之見今衛埧數多相應加築
其礪山縣陳孟口新衛決口永築築塞使黃河水
發歲歲分洩

萬恭治河筌蹄

治黃河洩者舊制列
方舟數百如牆而以

以圖永利
五萬爬杏葉杓疏底淤乘急流衝去之效莫覩也
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奈何以人力勝黃河哉
虞城生員獻策為余言以人治不若以河治河也
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則可淺可深治法在
吾掌耳如欲深北則南其隄而北自深如欲深南
則北其隄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隄兩東之
衝中堅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當
萬之於人又其始也微隄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

深而任隄之數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淺河以為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為之固隄今漲可得而踰也漲衝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隄復障急流使之別出而隄外水皆緩固隄之外悉恭為洲矣余試之為恭城之洲為徐邳之河無弗效者

四年二月從漕臣吳桂芳請開濬草灣入海之道
七月工成

五年河復南趨小浮橋故道河臣傅希摯以聞奏
下所司明神宗實錄先是嘉靖三十二年以前黃
河由小浮橋後徙由沛縣飛雲橋繼由徐州大小

溜溝以入牖河四十四年河大決改由秦溝出口
以致茶城歲患淤淺至是復故道

六年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條陳治河六事部

覆如議詔依擬準行悉心著實興建永利

附潘季

馴上六議疏略

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胥受

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以濬海為上策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關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關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扶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

等耳且舊口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
乃若新開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
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
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
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
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
年來無日不以繕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
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難以浮沙而
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在鎮等口而水
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
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
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
隄旁決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関
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盡徒知分流以殺其
起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
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海乎故今日濬海之急務必

先塞決以尊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在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合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此所謂固隄即所以尊河尊河即所以濬海也沿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挑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豫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

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隄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湖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牖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牖出入匙鑰掌之卹漕五日發蒿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泯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為疏導之計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

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
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
決也今新河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
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
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
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
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
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
之勿濟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
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
苦可免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
可歸故道淮黃二河並歸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
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
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貼河耳黃河
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雖下前人屢
試無功徒費工料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

雖臣者曰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決水乃過顧在山之水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耶臣曰黃河經行之地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三處皆缺今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蘭鄉至虞城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閘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溢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河水旁決則

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淮以東有高家
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
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
也俱當築塞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隄以
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
不能攻隄欲遠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滿凡隄必尋
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詳賈謨不與爭地之旨
俟河南遠隄之制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
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
河者另築遙隄挑清一帶南岸古隄已壞相應脩
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北岸自古城
至清河亦應湖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隄隄徒靡
財力又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
北隄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卅
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於海一
議前建滾水牆以固隄岸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

伏秋水發暴漲傷隄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隄城清河之安樂城土性堅寔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飽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處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淤海工程以免糜費相傳海口橫沙並東西二尖據土民李興等口稱並未望見朝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而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並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使費錢糧無濟於事一暫復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黃強淮弱每遇通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墊可保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且

已棄故道欲行間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
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
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况今桃
清遙隄議築則黃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
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
江浦等貽議嚴啟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
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復可也

按議內復貽壩防外河之

衝一條

別見運河

是年塞崔鎮口築自徐州起抵淮南北兩隄按明
會典是年議塞崔鎮口因築遙隄束水衝沙其南
岸自三山頭至李家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

丈又自歸仁集築橫隄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廐城築隄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岍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八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緩泛漲之水使不能潰隄而出河流乃安南河全考李馴築高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

慮河內衝牖而蝕漕也嚴五牖啟閉獨以待漕艘
六月運盡築壩官民船隻由壩車盤沙無內灌自
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隄蜿蜒相望於是
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通

七年河工告成

附

潘季馴河工告成疏略

數年以來黃淮胥失

故道至以地方州縣為窳蓋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
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北岸則
決崔鎮季太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百
餘口而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堦諸湖之
水越歸仁集直射泗州以至正河流緩泥沙停滯
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

破黃浦決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如清口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游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生民俱困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遙隄告竣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隄相望基址既高且皆真土膠泥夯杵堅實絕無往歲雜沙虛鬆之弊蜿蜒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中即使異常泛濫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侵增續禦寒則寒必難入兼以歸仁一隄橫接宿挑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泗州至於挑清北岸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隄之外則民田可免淹沒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秋數塞數決自先任

都御史劉大夏於黃陵岡一帶增築太行隄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况今所築遙隄係真正淤土較之太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一帶水為遙隄所束稍後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深河岸愈峻上流呂梁兩崖俱露巉山波流湍急漸復舊然徐邳一帶年來窩探及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此黃水復故道之效也高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淮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淤上流日涸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波漸成赤地蓋堰外原係民田由之外為湖湖之外為淮向皆混為一壑而今始復其本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寶應石隄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洩旬隄俱如故黃浦八幾築塞之後俱各無虞卽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

皆成沃壤此淮水復故道之效也現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蓋以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河壅水淺水行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水深水由地中祇見其少也數年以來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礙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在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陽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較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酌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

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溢
耳若兩河之水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深廣不必
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防
上源欲遏旁夫先防正道速決意塞決以挽其趨
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
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開田廬盡
復流移歸業蓋築壩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
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
不知力不引則沙不滌蓋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
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
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
先光景大相懸絕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
固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
至於復脩壩嚴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
臣陳瑄故業原無奇策偶倖成功寔皆經綸屢飭
並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得効竊

羌何敢貪天功
以為已力哉

給事中尹瑾善後事宜疏略

河切黃

性合則力專而流急故沙隨水刷而日深近日積
決盡塞河水頓深則塞決之功誠不可緩蓋河決
久則旁流深旁流深則正河奪故塞之速則費省
而功易塞之遲則費鉅而工難其間經理區畫固
司道職掌而夫役物料則有司存焉有司職掌守
土比閭之民皆其撫馭一號召即役夫也帑藏之
財皆其典守一措置即物料也呼吸之間事可立
辦惟有司視河隄之坍塌漫不經心又或執拘攣
之見即有水勢危迫必待白之河道白之河漕文
移往返動經旬月江河一失湘泝難支始而蟻穴
終而溢觴以至於滔天而莫可收拾崔鎮黃浦之
覆轍可鑑也崔鎮黃浦當初決之時特數十人捧
土之力耳乃崔鎮士民赴愬而縣官付之罔聞黃
浦鋪老呈報而縣佐加之咎責迄今地方官民言

之無不痛恨近凡河道失事掌印及管河官一體
參治誠宜永為令甲但下無專制事輒關白須假
以便宜今後萬一水漲暴發事在危迫非司道駐
劄地方該掌印官徑自派募人夫動支物料若夫
料不足聽其借支貯庫別項銀兩措辦或一面通
詳司道一面便宜處辦夫料築塞不必拘泥關白
而後行事

八年開復邳州直河及宿遷小河河防一覽開復
邳州直河一道而蒙沂諸水徑出大河開復宿遷
南嶺小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滅

十一年正月辛未浚韓家口引渠出徐州

十三年河決范家口水灌淮城全河幾奪又決天
妃壩福興漸淤遣科臣常居敬督塞之績又加築
范口石隄全河復故

十五年河決茶城尋淤

十六年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請開復黃河故

道下行河者議行之

附

王士性疏略

河至清河向南
衝者凡四

折而後入海
淮安高寶鹽興
蓋不啻數百萬
生靈之命託之
一丸泥而紛紛
之議如蟻穴漏
卮補救迄無寧
歲不如復河故
道為一勞永逸
之圖也河故道
由桃源三義鎮
達柴家衝與淮
合在清河縣

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
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流然河形固
在也自桃源至凡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
廬墳墓之碍雖開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
復為利
無窮

六月督理河工給事中常居敬奏黃河故道開復
甚難宜罷役而訾家營支河之議起按河防一
覽開訾家營支河一道為淮安知府張允濟原議
欲使大河分流一殺泗州水勢一減清江浦外伏
秋之漲而潘季馴疏陳以為河不兩行自古記之

往年河臣劉大夏劉天和王以旗俱開濬支渠不久即淤恐妨奪正河虛費工力請行停寢

十二月嘗家營支河工罷明神宗實錄從總河潘季馴之議也

是年鮑家口開河防一覽清江浦外隄對岸鮑家營忽衝開一口幾二百丈其水從木口入荒坡往東北浪石舊河身至娘子莊澗橋古寨俱係湖蕩又十五里至桑墩入見成連河分支一百餘里下

新壩入海此口離清河縣三十里與運河經行之處眇不相涉而清江隄修築既高水從西激鮑口一開清江隄乃完運道可免齧潰改徙

十七年十月黃河決口塞

是年增築豐縣清水河月隄長二千五百丈又築塔山隄長九百餘丈

草灣河通淮安府志先是草灣河道塞不常至是大通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

浦外居民恃以為安而河面較正河僅三分之一
上流未免逗遛

十八年又築塔山隄長七百餘丈

十九年河道都御史潘季馴開魁山支河以消徐
州積潦復條上事宜詔如擬行附工部題覆河道

都御史潘季馴條議

一放水淤平地以圖堅久
謂縷遛二隄俱為防河善法

但宿遷以南有遛無縷獨直河以西地勢卑窪歲
歲患水宜將遛隄查閱堅固却將縷隄相度地勢
開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消患而費省一
接築遛隄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分則河遂奪緩

則沙遂停宜自永賴亭以下接築遙隄計五百四十丈至黃家溝止庶河無分流而事可永賴一增夫渠大隄以杜淤淺謂徐城積淤悉由新開支河洩出惟魁山迤北王家林一段約長十餘丈迤南倪家林一段約長三十餘丈宜攸支河新隄之法築大隄一道自無塌損之患積水勢若建瓴矣

二十年兩河隄防告成

附 潘季馴隄防告成疏略

臣於萬曆六年奉命治河即請築遙隄以防其潰築纓隄以束其流八九年間河流順軌故道晏然業有成效矣而歲久官更弊滋法弛以河防為末務視隄工為贅疣一簣莫如萬夫閒曠而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河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何怪其東潰西決荷蒙皇上段臣以總理之權責臣以修復之事臣固不能別為新奇之策尤不敢為僥倖之圖惓惓以隄防陳乞謬承俞命畢力

仰承將瀆河一帶地方躬親荒度周爰諮諏舊有而今記者則議加修舊無而宜有者則議勦集逆隄約攔水勢取其易守也而造隄之內復築格隄蓋慮決水順道而下亦可成河故欲其遇格即止也縷隄拘束河流取其衝刷也而縷隄之內復築月隄蓋恐縷逼河流難免衝決故欲其遇月而即止也防禦之法較之已卯告成之功更為詳密倘能歲守不失則河流自無衝決之患河不衝決則故道晏然論由順軌而運艘自無阻滯之虞矣但益土成隄原非鐵石積不修葺便至傾頽歲歲修之歲歲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故歲修錢糧之設徭編雇募額夫凡以為河也而可置之虛糜閒曠之地哉臣是以諄諄為申明修守之請也伏望天語叮嚀嚴諭地方司道等官每歲務將各隄項加高五寸兩旁汕刷及卑薄處所一體幫厚五寸年終管河官呈報各該司道司道官躬親驗

嚴開報總河衙門覆覈年終造冊奏繳不如式者
指名參究庶河防永固而國計民生俱有賴矣

又併勘河情疏略

臣自嘉靖四十四年至今以河
事君父者四任矣壯於斯老於

斯朝於斯募於斯或來之興情或得之目擊或稽
之已往或驗之將來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
之不可地有定形強之不可治有正理鑿之不可
故厭常者每欲棄舊以更新而臣則以為祖宗二
百餘年之故道必不可失也泥成說者每欲支分
以殺勢而臣則以為黃河之濁流必不可分也臣
執此以治河者前後一十二年矣而不意去秋霖
霖連月河水滔天物議遂騰牢不可破夫雷伏秋
暴漲之時兩河並高人言無足怪也而寧知漲之
必有消乎以方漲之河而律之旋消之後不可也
人見其水盈及隄輒謂隄可棄也而寧知防潰則
水之外洩則中乾不數日而水落岸出河安如故

周隄所以存河乎行者止見其漲而不見其消談者不聞其消而惟聞其漲一人言之百人從而和之議論多者成功或毀興作侈者工費自煩故敢僞述人言之最易惑衆最能病河者逐一詳解於後一議者謂水勢宜假黃水暴漲何不多濬支渠以殺之乎臣曰此分合之說正所當辨也分流誠能殺勢然可行於清水之河非所行於黃河也黃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升之水載六升之沙非極迅溜湍急則必淤阻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飽則奪河河不兩行自古記之藉勢行沙合之者乃所以殺之也又謂水漲之時暫開決口以分其流水落復塞此言誠似有見但塞決如升天之難費亦不貲臣於萬厯八年築有崔鎮徐昇李太三義四減水石壩於桃源縣遙隄中壩與地平水浮則洩此與開決之說無異而水遇石止難以深剗可無奪河之虞水落歸槽壩復如故可免塞決

之費此外不煩另開決矣一議者謂舊河沙墊底
高不若另覓新河之為得也臣曰沙固易停亦易
刷即一河之中溜處則深緩處則淺水合沙刷必
無俱墊之理此淺彼深亦無妨淹之事人見伏秋
水高輒歸罪於沙墊殊不知此水高於而非沙高
於底也如使河底果為沙墊則冬春水落岸出之
時舟膠不能行矣藉令因此而欲棄故道別鑿新
河無論其無所也即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
使闊百丈以至二百丈深二丈以至三四丈如故
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則
行之數年新者舊矣河何擇於新舊舊則淤新則
不淤非臣之所能解也且禹之治水凡河曰疏通
深曰濬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濬亦
疏通之意排決皆去其壅塞也蓋天地間關之初
即有百川四瀆原自祖宗於海島但去其壅塞以
復天地之故道耳凡民知識不達神禹達甚乃欲

董故從新乎議者又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
獨非泗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
於泗沂即此河也志稱宋神宗十年河大決於澶
州合南清河而會於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也行之
六七百年是亦黃河之故道也一議者謂賈讓有
云上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
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之治水以
障何也臣曰昔白圭迎水之性以隣為壑是謂之
障若順水之性以隄防溢則謂之防河水盛漲之
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汎溢而不循軌豈能以海
為壑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正
所以導之也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
曰九州之澤已冇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
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議
者又謂水愈高則隄愈增不將隆隄於天乎臣則
曰若謂河水有長無消耶亦豈以隄外即水耶隄

外為灘灘外為河平時水不及灘隄若贅疣伏秋
異常之水亦至丈許始逾灘而及隄然或三日或
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歸落於漕隄之高者不
過踰丈何能隆之於天也一議者謂昔年徐洪呂
洪恪石嶧响上浮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舂觸
之必敗今皆無聲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臣曰二
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州矣徐州洪為主
事郭卬戴藍陳揆先後創鑿志所謂翻舂等石悲
去無餘又云盤距橫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
而鳴雷震者剗削殆盡是也呂梁洪為主事陳洪
範所鑿先臣大學士徐階記中所稱擗利如劍戕
之相向虎豹獅象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者怪
石盡去舟行如出坦途是也自諸臣鑿平之後往
來更無覆溺之患厥功甚大蓋此時偶因黃河他
決二洪為涸天假之便以成諸臣之功而不知者
遂謂洪為沙掩耳又有病其剗鑿之後水不漱石

故不能刷沙則淤矣夫水之激石止在水面豈能刷及河底之沙且自河南至雲梯關海口幾二千里惟徐呂五十里內有此二洪縱能刷沙豈能刷及二千里耶一議者謂雲梯關海口沙塞以致兩河停蓄不流有之乎臣曰黃河自星宿海萬里而東從雲梯關出海並無他處分沚海口果塞兩河豈有不停之理但自春徂冬自朝及暮滔滔東下迅溜湍激何嘗有一息停蓄如其停也則水當有長無消矣乃朝而長暮而消或今日長明日消消有多寡有遲速然必無長至旬日而不消者而大分則伏秋長多消少冬春長少消多上源雨多則長雨霽則消此一定而不可易者海口既塞則所消之水何往耶臣嘗親至雲梯關閱視海口深濶並無淤梗一議者謂黃高於徐淮高於泗可不為之處乎臣曰不能也非不為也自河南開歸以至淮安之安東其地皆卑於河不獨徐泗為然也如

黃而可卑則湯遷於毫仲丁遷於河亶甲遷相祖
乙遷耿盤庚遷般足以避河也而何其不憚煩如
此也淮而可卑則宋景祐三年泗州張守不必築
護城隄三大三足以捍之矣此載在志傳中可考

也又修守事宜一築隄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

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
致易決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
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曬晾候稍乾方加
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
刷損隄根驗隄之法用鐵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

一塞決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
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
洶湧頭裹不住即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
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如又不住即於上首築
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
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
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
上水口濶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

埽以土勝為主埽臺須要臥羊坡以便推挽揪頭
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淌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
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著地方下簽
椿簽椿須要酌中埽埽釘著方為堅固如寒天或
水急不能泅水即看揪頭寬鬆便是著地之驗緊
繩留樞令人專守略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樞揪頭
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
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

易動故也須要勇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如用大
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
柳梢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如無柳梢以葦
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
尺椿木五根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簍二百五十
斤挑土夫工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埽并土牛工
料以次遞減一下護根乾埽凡隄係埽灣須預
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椿必用長

壯入地稍深庶不坍塌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埽一箇用草一百六十束柳梢四十束草繩十二套椿木三根量用檣作行繩用隄夫二十工

二十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堙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牕

二十三年三月勘河科臣張企程總河楊一魁等進分黃導淮疏浚海口之議

三十四年分黃導淮工成南河全考總河楊一魁

會給事中張企程行委郎中詹在泮等開挑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觜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導淮開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牕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牕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牕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河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

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附部覆總河楊一魁分

黃導淮善後事宜疏略

一議展河岸以固隄防蓋舊河身闊二百餘丈尚有

縷隄遙隄以束之而新河面窄土鬆伏秋之防不可不慮宜於新渠中堅處所再開二十丈以廣容納兩岸俟進隄之制另築厚隄一道以固衝擊其王家口周莊為運道經由之地令加浚鑿並築堅隄以便牽輓一議設長夫以時修守蓋黃壩至五港口約三百餘里河隄始狃勢易潰決議設夫一千七百名以待修救之用又歲募五百名遇有淺阻亟為挑浚一議設專官以便責成茲修浚雖以夫役而督率要在專官其娘子莊以下應以府同知張兆元專為督察

是年黃壩口決漫延蕭碭宿睢靈宿數州縣境

二十五年總河楊一魁奏濬小浮橋沂河口工竣
明神宗實錄自河決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
全河水微不利運道決口不塞貽害地方且恐下
齧歸仁為盱泗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壩口深
濶難塞議濬小浮橋沂河口至是工程報竣運道
通利奏言萬曆七年河臣潘季馴慮黃河倒灌小
河白洋等口挾諸河水衝射盱泗作歸仁隄為保
障計自黃壩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且小

河不日工完引河歸復故道去歸仁益遠部覆報
可又楊一魁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壩濬小河日引
武沂泉以濟運及是以久旱不雨上源水枯又復
衝開義安東水壩二十餘丈小浮橋來水微細運
河淺澀於是一魁議挑堦口迤上埽灣淤背二處
仰受黃流救小浮橋以上數十里之涸部覆報可
又楊一魁疏言今黃河南徙至韓家道盤盆河丁
家莊俱兩岬濶百丈深踰二丈名曰銅幫鐵底故

道也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摑湖以為
壑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邳運道淺涸
誠為可虞所以首議疏小浮橋實因其勢而圖資
其利乃小試頗有效驗若將小浮橋再加挑闊未
必不為運道之利計不出此而欲自黃堍挽回全
河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河身築三百里南岬之
長隄不惟所費不貲還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
周盤馬從聘議與總河合工科給事中徐觀瀾言

堽口之勘三臣既同善均從衆請專任河臣以責
成功上是其言令河臣悉心經畫南河全考按黃
堽口乃貫魯舊開處也楊一魁以河雖南出符離
淹沒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由舊河下徐州足以
濟運議不治又二年代之者為大司空劉東星亦

守舊議

附

張兆元黃堽口歸仁隄考

按黃堽口屬山東單縣接

河南虞城界其水由夏邑永城及南直隸蕭縣宿
睢地方至小河口白洋河復入運河此口南射歸
仁集石隄最稱要害內有沙渚二水中分經虞城
孔家樓接碭山縣劉家集至王家橋九十餘里俱

有河形自王家橋至狐父橋十里係黃河故道自
狐父橋至蕭縣界三十里有大河形自蕭縣界起
入盤釜河至兩河口七十三里亦有河形自兩河
口由山西坡瓦子口入永堽湖至宿州地方徐漢
口七十餘里俱坡水散漫自徐漢口至符離橋時
村一百一十里自時村分流由靈璧縣地方孟山
昨寧縣地方廟灣口宿遷縣地方耿車至小河口
俱三十里小河口迤南有白鹿湖卽家湖二湖雖
係潞水湖面闊遠一遇北風則怒濤奔逸勢必南
侵舊自歸仁集起至孫家灣特築堤一道捍禦
之名曰歸仁隄計長七千六百八十二丈八尺今
黃堽決口之水復經其下則其防範於先事也宜
周當事者須急堵黃堽口俾黃水盡入徐卽正河
以濟運道仍堅守歸仁隄使橫流不致衝突肝泗
此正今日
第一要務

二十六年總河劉東星議浚黃河故道

二十七年浚三仙臺至趙家園河工成明神宗實錄二十七年三月工部覆劉東星議大約謂黃河自商虞而下至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中罷今河決黃堦而南徙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園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先年議復之

故道由趙家園尋老黃河故道開挑由東鎮曲里鋪
石將軍廟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計長僅四
十里據運同趙垌等估挑濶十丈深一丈募夫五
萬人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此
河一開則目前大挑運河及小挑濁河工程俱可
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報可又是年八月東
星開趙園至彭城賈魯所濬故道起曲里鋪至三
仙臺四十里又起三仙臺至小浮橋開支流若干

凡五月成

二十九年蒙塙等口決河勢盡南趨邳宿

三十年工部尚書楊一魁覆河南巡撫曾如春疏

請上源下流兼治詔嘉納之

附楊一魁疏略

近因蒙塙

等口衝決黃河勢趨邳宿亟圖修築汴隄以障南
徙誠目前保護至計第汴隄上自歸德下至靈虹
接連歸仁隄數百餘里若今河南地方已修完固
而靈虹一帶尚為殘缺則狂濶盡復奔南前工虛
費應一並修築高厚始保萬全宿遷小河口乃睢
水出洩故道河渠尚未深廣兼以耿車兒灘橫隄
年久殘廢莫能障禦為今之計速應疏浚小河口
仍倍築耿車等隄使黃流盡歸小河口則瀾漫自

消第前隄築築決口既塞倘下流不沒上源必復
於塞恐衝決之患又必不免應通行各該撫臣同
心興舉毋
分爾我

三十一年總河曾如春挑北河引河入淮

是年河決蘓莊衝入沛縣太行隄

三十二年四月從工部尚書姚繼可請開洳分黃
並舉明神宗實錄工部尚書姚繼可題洳河業有
成績洳成而漕可藉矣至於黃河衝徙魚鼈豐沛
若非因勢利導何以拯救元元總河議於堅城集

以上開渠引河而下流多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
二路而水勢多殺既可以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沿
碭山之城行所無事莫善於此請開洧分黃兩工
並舉上允之

八月河決朱旺口及太行隄數處

三十三年正月總河尚書李化龍奉命查勘兩年

河工建議嚴守隄賞罰從之

附

李化龍疏略

年來緩於

隄防急於挑浚及至隄壞水溢尚不引咎於守隄
之不力而且妄罪於浚河之不深則何不取河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一

觀之也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岸
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是向來運道由徐邳
以達鎮口故河北決曹單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
李家口而運道涸今泇河一成自直隸以至夏鎮
三百六十里之於途易而為二百六十里之捷徑
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間能保運道之命脉者寡
矣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為沼決曹則曹為魚
與夫豐沛徐邳蕭颺數十萬生靈總懸命於遙遙
之一線則隄防亦何可緩也隄防固則上無泛溢
下必順流不固而下雖通行上必旁奪此一恒人
能解之而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前年水行隄北則
曰昭陽湖不能行水水且倒灌矣昨歲水分隄南
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倒灌之說興茶
塞之事緩卒之隄潰河淤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
者自如安見其倒灌則又何不敢地勢觀之也自
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上下相較

可低三四尺北高南下居可知矣若水入新河而
兩分行縱伏秋暴漲不過溢岸而止豈能自卑趨
高自下趨上哉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
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慮倒灌之說
原為失隄者逃罪之地乃其弊也請西自開歸東
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自上司道下至府縣必無
不守之人掌印官與管河佐貳同其實罰守巡與
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人人任事不得分藩籬人
人著肩不暇騰口說

是年總河侍郎曹時聘題准大挑朱旺口由堅城
集出徐州小浮橋長六萬丈南河全考是年冬十
月興工自蘇莊至徐州幾二百餘里悉州縣正官

受役分地而浚之河垂成惟徐州之上有八九里
許未及浚而蘇莊逼近黃河隄工單薄忽從地下
穿入新渠震撼東下不待放水也流至未開處稍
梗塞遂汎濫新河之外然大勢已定可以隄約束
之而魚沛單濟金鄉之水悉歸大河民免魚鼈矣
三十四年四月新河成明神宗實錄四月癸亥大
挑河工成自朱旺口達小浮橋延袤一百七十里
渠勢深廣築隄高厚潰流復故道自十一月至今

五閱月而功成河道總督曹時聘上疏報聞

六月郭煖樓人字口河決北股至茶城鎮口按臣
漕臣等疏聞下部議明神宗實錄署工部侍郎沈
應文言朱旺而上徐州而下舊河甚濶悉百丈以
至二百丈今所挑新渠寬者不過三四十丈耳廣
狹相懸吞吐不及勢必盈漫龐家屯乃河臣原題
量挑以分殺水勢者雖有郭煖樓之潰暴漲所乘
原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目今行南股者十之七

行北股者十之三滔滔大勢仍趨新渠且壩工止
留六丈官夫雲集畚鍤立竢待衝刷稍廣水勢必
殺數丈決口直一鼓舞之力但兩股並駛勢不兩
強河性變遷滄桑互易轉盼伏秋寧無橫決則長
河南北增築新隄修補行縷不可不豫在河臣嚴
飭各屬虔始厚終以收一貫奉旨河工垂成尤宜
萬分加謹著河臣於應塞決口相機堵築朝廷不
為中制不責近功務保萬全方稱竟局

三十九年六月河決狼矢溝總河劉士忠檄中河
郎中吳大山淮徐道袁應泰築塞之

四十年九月河決徐州三山口正河悉為平陸邳
睢河水陡耗總河劉士忠檄吳大山等開挑引水
河復故道四十一年塞三山決口

四十二年六月河決靈壁縣陳鋪入冬淤平河流
復故

四十三年河決狼矢溝工部郎中王命禹督塞之

四十四年五月河復決狼矢溝南河全考決水由
蛤蟆周柳等湖入洳河出直口復與黃會運船入
口迎溜稱艱河道陳薦檄中河郎中黃景章開武
河等口洩水平溜後二年決口沙淤河復故道總
河侍郎王佐加築月壩以為保障

天啟元年河決靈壁雙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
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堙涸總河侍郎陳道亨役
夫築塞

二年工竣

七月河決睢寧縣諸口

三年七月山陽外河決乾溝新河西河決馬湖牯
月壩等處南河郎中朱國盛淮海道宋統殷等築
塞之更於清口分水處建立磯觥以遏上流之勢
四年六月河決徐州魁山隄東北灌州城一自南
門至雲龍山西北天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
南流至鄧二莊厯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

與黃會總河房壯麗題准大挑故道復加埽築塞之

崇禎二年四月河決睢寧總河李若星請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

四年六月河決建義諸口灌興化鹽城

六年三月御史吳振纓陳河隄修築緊要下部議

行之

附

吳振纓疏略

鳳泗之水淮近而河遠故歸仁一帶之隄防淮而不防河

以睢寧上下舊築西北長隄數百里障河之橫而東其流以歸於海此歸仁之外捍也向者漕運走徐邳則為漕護隄歲勤修築以直河改運而急漕者視此隄為緩且邳州築其欄防羊山塞其分流水盡逼於睢寧有不容不決之勢矣故如餘堡雲堡露堡湯家園諸口先後俱決是向之淮與黃至清河始合而今之黃水潰漫睢寧最下與淮合併浩渺無涯歸仁隄失其捍蔽而兼之黃強淮弱狂怒奔衝非一隄之力所能支故修歸仁而堅塞睢寧外隄之決口為治河之要著

七年二月建義決口塞

六月河決沛縣之滿壩及陳岍水口又決長山隄口參議徐標率河防同知張俊英塞之徐州志先

是懼河決會通也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沛縣復築縷隄用護太行西起虞城界東抵張村站又上自茶城下厯三山抵雙溝兩岍長隄之上每三里設鋪一所每鋪設夫十名外更設遊夫巡邏協力防守

江南通志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五十一

河渠志

黃河 三

國朝順治元年命兵部尚書楊方興治河

是年黃河自復故道

二年河決考城之劉道口

三年劉道口河流北徙自午溝至徐州河涸

四年黃河疏通決口工成

九年河決邳州水三日遂退

附

御史楊世學治河

事宜疏略

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

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入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工有牯欄河水暴漲多聞牯欄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定鼎之初居民因新昌餘孽緣海道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衛處據為已有此海口所由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樂復開此海口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急水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則決於開封矣中之

勅

則決於高寶矣。問有謀及海口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電場俱被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牯，自有海口以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曰：水所經行之處，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淺之則無泛溢，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至衝漂也。一曰：沿海多寇，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啟閉必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椿，則舟可斷也。伏乞

下河漕重臣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浚，其漕隄牯口開閉各因其時，然後簡下流而上，至於河身闊其淺隘，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十二年大王廟決口塞淮安府志大王廟逼近荆

隆口自荆隆口決後下流之河身已經淤澱及大王廟又決下流益淤且自七年至十二年歷五載餘河身日就澱高祇因彼時河身尚深數丈是以雖有淤沙將河底逐漸澱高而人不及知也

十五年河決山陽之柴溝姚家灣總河朱之錫築塞之十六年總河朱之錫奏河政十事下部覆准奉

旨依議

附朱之錫疏略

一特議建設柳園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婦罔功每

捲一婦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隄歲用柳料數且不貲汎伏秋河勢陡變婦料在手咄嗟之頃

轉危為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即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於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查前河臣楊方興題請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裁抑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臣

竊以為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抑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徭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既便責成而道廳等官可以親詣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數年之後徧地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可以少節民力可以少甦一嚴剔河工弊端臣惟一事止則一弊生河工大矣豈能無弊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悞河如語所云因噎廢食也臣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虛

浮徒事剝飾此一弊也一口器具方船活牯刮版厚斗鐵鏟鐵纓布挽竹筐鐵香杏葉杓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杆木吞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預徒手莫施製作潦草不堪適用此二弊也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厥夫堡夫溜夫隄夫泉夫牯夫淺夫鋪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食佑計河銀尅減工食奸豪包估賣富斂貧賄鬻私逃此三弊也一曰物料有椿木柳稍磚石草柴蘆葦灰鐵糯米桐油等項交修措索扣減價值折乾肥私盜用官物此四弊也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竈地棍之不同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在衙竈地棍者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題參輕者究治庶奸弊可除而河工克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搏節撫恤之一道也

按十事

今錄二條以事不專指江南故不備載

康熙元年從總河朱之錫請復河差三年舊例

七年築塞桃源縣烟墩決口

是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壩塞之復決次年堵塞

八年河決清河之三汊口

九年河決清河之黃家壩二堡盧家渡大華寺至

永興集

是年總河羅多題准創築自宿遷縣西門吳家墩起至桃源縣大古城縷隄長八千一百五十八丈

五尺又勦築自桃源縣烟墩舊險工東頭起至駱
家營清河縣界縷隄長七十七百四丈八尺又自
桃源縣界起東至龍王廟皆因舊隄址加築高一
丈面二尺廣濶六尺長三千三百三十四丈揚州
府志自九年後黃運等河并歸仁隄翟家壩白洋
河等工俱用正賦濬塞黃河以外分為三大工分
司道官總管餘各以佐貳督工於是年九月開工
皆總河羅多所請也

十年八月安東節良諸決口堵塞淮安府志先是
山安一帶小決口甚多而節良口為大節良決於
康熙四年歷今七載始塞故下流海口流緩沙停
而淤澱日久云是年河決桃源之陳家樓即塞之
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諭諭工部河道屢年衝決地方被災民生困苦深軫朕
懷據差往看視決口侍衛吳丹學士郭廷祚回京繪圖
進呈朕觀黃河自宿遷以至清河皆為緊要雖有遙隄

恐一層未足捍蔽水勢應否於遙隄之外再築遙隄爾部即行河道總督漕運總督會同相視商酌築隄果否有益爾部即遵諭行

十二年桃源七里溝決口堵塞

十四年河決徐州之潘家堂及宿遷之蔡家樓俱築塞之

十五年黃流倒灌洪澤湖決高堰三十四處黃淮合併東下漕隄多潰

詔遣工部尚書龔如錫戶部侍郎伊桑阿親行相視訪究
利病刻期奏報

是年桃源新莊決口塞治

十六年六月總河尚書靳輔大挑清口爛泥淺引
河四道及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道

七月靳輔陳河道修治刻不容遲并經理河工事宜

八疏附靳輔河道修治刻不容遲疏略

治河之道
必當審其

全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
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

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患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所衝之歸仁隄

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固邨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并漲黃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倒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

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於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入復水入黃淮又復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雕湖諸水入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版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版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泥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歸并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壅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

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
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
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
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
陸矣尤有堪虞者現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而黃流
裹沙之水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
宿挑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
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為修治則
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
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
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
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沉
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
是以謂今日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
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
為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

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備采衆論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具題第一疏略臣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工以築兩岸之隄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濶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於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隄堵絕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版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版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如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况用水刷沙

即曰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漕則又必須築隄既築
隄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於
築而為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旁近
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
而濶八丈底濶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
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河左右
又各有八大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
土而薄僅三大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
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新舊之河俱合為一矣
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
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
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
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方即
以之挑築兩岸之隄底濶七丈面濶三丈高一丈
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
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

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隄者有原隄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隄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隄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大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須實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大為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計算總之離隄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湖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

之河身若不挑浚以導之築隄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之路與運道生民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必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一例築隄以絕後患惟是近海之隄止期足以攔水不必過於高厚隄底止期寬五丈面亦須寬三大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上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田夫五十工為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隄之土多寡不等者并隄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

標識之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隄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第二疏畧臣請挑浚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及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為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河一帶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處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

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
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
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
土而此乃三年以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
試驗浮而一層版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
淤泥之下又屬版土版上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
尺有奇而尚不能倒當日之湖底且面層版土雖
極堅硬而第二層版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
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
合而為一也惟是此處淤沙既易衝刷而臣亦議
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版土之堅硬恐一時
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是以不敢不畧議導引
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而寬六丈底
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大掘土二十方遠傾於
引水六十人之外每方用夫三工每工給銀四分
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開淤泥徑奔

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按靳輔八疏今錄二者第三

四五疏陳淮運事宜分載淮水運河條內餘係錢糧官弁不專指江南故不錄

是月初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經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又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會同詳確議奏

廷議酌量修築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緩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河

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附

靳輔覆題疏略

黃河滔天瀾濤之水非海無歸

然自清口歷清江浦雲梯關以至海口尚有三百
三十里之遙其中非得寬深廣大之渠受其來而
聽其去安能使之暢流無阻也臣聞順治年間河
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大至五
六丈不等寬二三百大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
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溢
乃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
不等寬十二三大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
以即使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將
令昔寬深之數牽算而合較之則前此河水之深

十倍於今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以十倍與三十
培合算之是今日受水之河身僅有此三百分中
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秋之漲仍然也
而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二百九十九
僅存一線其何能容各處漫衝潰溢誠勢所必至
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之
後目擊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淺窄情形而清
江浦以上深雖不過丈餘寬則尚有百餘丈及二
三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楊家莊遙聞潰
決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偏閱河中自
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楊家
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則
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者
今則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
淤之土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
今臣若欲照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配量修築則必

以急堵楊家莊決口為先務以其為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淺難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經疏通即使使楊家莊閘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告潰沉清江浦以上至楊家莊業已盡行淤淺如將下流河身及早挑濬疏通然後竭力堵塞楊家莊決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途一百七十里新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可復漕運亦可無悞若不挑浚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徒勞民力此一百七十里新淤斷斷不能刷去必且更於楊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頻告水災而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無運道矣此臣所以力請修治而漸斷不敢議緩也至於南岸遙隄自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隄

外淤灘甚有與隄頂相去僅尺許及竟與隄頂
平者又有隄外久停積水一派汪洋每遇大風
鼓浪將舊隄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塌殘僅存數
尺北岸遙隄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
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
一百六十里係漕船經行驛遞飛馳之地隄工
尚完及至駱馬湖而上凡見在之隄悉皆殘缺
不堪隄頂較之外灘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
且必有積水浸隄甚至兩面皆水日受汕擊之
患者不得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船
經行之地殊不知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
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
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
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今日
治河之道疏下流幫隄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
誠緩一不可者也下流既疏殘隄既幫決口既堵

則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并堵楊家莊決口急挽黃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行設兵看守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至於徒費錢糧徒勞民力也又題覆第一疏略臣細察情形兩岸遙隄固屬必需而縷隄尤不可少蓋黃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而河身窄則流急寬則流緩今莫妙於築隄以束水而以遙隄并加築格隄用隄衝決使守隄人等盡力防護縷隄設或大水異漲即有漫衝亦至遙隄格隄而止自不至於奪河成缺守隄人等隨即將舊隄仍舊築起為工亦易臣請將原估築遙隄之土六十方分築連縷二隄或隔五七里或隔十餘里又以所餘之土再築格隄均令守隄人等逐年加幫務極高厚再查南岸白洋河以上至徐州北岸清河縣以至徐州一帶隄工淺缺危險斷須急為併治至於

治之之法臣蒿維再四若徒加幫遠隄則既不能束水而又無重門之障良非至穩之著亦於近河去處加築樓隄并量築格隄以為外藩其殘缺遠隄亦即一體加幫高厚方稱萬全也

按靳輔覆題八疏今節錄第一疏餘與原疏畧同

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東水隄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十七年二月建議總河靳輔覆題八疏啟奏第六疏奉

旨河工著動用正項錢糧第八疏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及
地主作幫丁一款奉

旨著再確議餘俱

俞允

命更定河工處分之例

命撤回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其河道工程委該地方監

司府佐貳管理

命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百六十名罷淮揚二府徐

州并靈壁縣堤淺等夫

三月塞山清安三縣黃河兩岸張家莊王家營邢家口二鋪口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賈家口等處餘諸小口並塞之

十一月部覆靳輔再陳經理第一疏未盡事宜奉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建立減水壩挑濬引水河具題爾部不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乃故為耽延殊屬不合著照

該督所題行其撥動民夫之處著會同各該督撫定議

具奏
附
靳輔再陳第一疏未盡事宜疏略

皇上不惜費數百萬金錢
命臣大修河道蓋不專為濟運而實欲兼保民也今徐州

以下雖在大修而上流漫衝以致宿徐等州蕭碭
虹靈睢宿等縣處處被災雖漫溢之處離河甚遠
並不奪河阻運然大水驟至之際禾苗盡空秋成
失望若不併為圖治則歲歲伏秋勢必淹沒必須
設法治之庶可稍救此數州縣歲歲被災之苦臣
往來相度反覆籌維黃河之水雖合千支萬派而
來然怒漲之時亦皆逐寸加增兩岸之隄高者不
過一丈低者僅有五六尺若河身之水止增三四
尺猶可也其如河底勢高每每驟長長與隄平即
便漫隄而過水過之處隄工隨被洗去立成缺口

於是隄外逐漸所積五六尺高之水盡從決口奔騰而下所過之地禾稼漂流室廬傾倒臣愚以為既知水之逐漸加增則當作一逐漸洩之之法惟有建築減水壩之為得也查桃源縣地方向有減水壩四座臣親為勘量每座止寬一丈七尺合四座計之其洩水之地不及七丈以無窮之水而俱欲賴此七丈地面洩之自屬無益今臣擬築之減水東西寬十二丈南北長十八丈六尺中立磯心六座兩旁俱用石牆土內密釘排椿灌以漿灰上鋪石版聯以鐵錠每壩一座共成七洞每洞各寬一丈八尺計其洩水之地共有十二丈六尺先於碭山縣南岸建壩一座以減豫東二省驟來之水碭山壩內疏洩不及者隨於蕭縣南岸又建一壩以減之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去處并州城對岸子房山去處連建二壩以減之至州城之下尚有疏洩未盡者則於花山去處亦建一壩以減之如

此則隨漲隨減隨減隨流河內之水既無湧積漫
隄之虞隄內之流亦無泛溢奔騰之害不特蕭碭
豐徐之田畝漸漸可耕而徐州以下邳睢靈璧新
舊河隄俱可不至於橫決以上碭蕭徐三州縣地
方所建五壩內南岸二壩所減之水導歸睢河從
姬村永堽等湖而下使沙停湖內聽清水由洋河
復入黃河北岸州城迤上二壩所排之水排入微
山呂孟等湖而下亦使沙停湖內聽清水由韓莊
歸歸運河出駱馬湖復入黃河花山一壩所減之
水引令從新決大口內而下亦使沙停口內聽清
水由貓兒窩歸運河亦出駱馬湖復入黃河至宿
桃一帶則仍受全河之水自是怒漲非常於是亟
於宿遷北岸攔馬湖朱家堂溫州廟連建二壩以
減黃河與駱馬湖會合之水又於桃源北岸之古
城黃家嘴二處亦建二壩以減黃河與白洋河會
河之水更於清河北岸西王家營張家莊二處安

東北岸邢家莊一處連建三壩以減黃河與淮河會合之水以上宿挑清安四縣所建八壩俱在北岸其所減之水內宿遷三壩與古城一壩俱引入楊家庄大決口內黃家嘴壩引令歸黃家嘴舊壩口內西王家營張家莊二壩俱令歸張家莊大決口內邢家莊一壩引令歸邢家莊舊決口內各各排入倉基等湖使之東北由沭河海州之連湖二河入海如此則每歲五六月八月之間凡遇河流暴漲宣洩有途加以人力修防之密自不至於壅積陽隄漫衝橫決其餘夏初秋季水平之時與冬夏等月水涸之候則皆仍復歸漕安流趨海更免旁洩停沙淤高河底之患

是年勅築睢寧縣黃河南岸自衛工頭起至峯山四牖縷隄一千三百四十五丈自峯山四牖起至

武官營縷隄三千三百十一丈三尺河防雜說睢
寧縣黃河南岸舊遙隄卑矮而清水口一帶內係
窪區外有積水如黃河風浪搏擊最為危險歲修
之費不貲康熙十八年於峯山龍虎山上下創築
縷隄數千丈包清水口積水於隄內然後挖開舊
遙隄撤乾積水變成膏田數百頃睢民賴之今則
全河歸故新築縷隄尚屬卑矮當按水跡一律加
高

又勦築韓家莊月隄

長一十一百一十丈

勦築邳州黃河北岸自徐州界起至廟山縷隄

長二

百二十三丈
內有舊格隄

又創築自劉家寨起至劉家店縷隄

長三百四十丈

又勦築自豐山起經青陽山塘池羊山寺至董家

堂頭壩縷隄

長二十六百五十一丈

又修築自馬船幫起經宋家莊至五工頭縷隄

長一

千一百九
十二丈

又勦築邳睢廳署前撐隄

長九十丈

張鵬翮河防志

今居民鱗集已為街市

又修築自五工頭起經戚字堡至舊遙隄頭縷隄

長八百四

十五丈

又勦築自舊遙隄頭起至沈家堂縷隄

長九百五丈

又勦築自舊遙隄中間至羊山寺西遙隄

長五百二十一丈

丈

又勦築自綿山起至拐山格隄

長二百一十九丈

又勦築馬家山格隄

長一百九十五丈

勦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自臨河隄起至烟墩舊險

工東頭縷隄

長七千二百九丈六尺

又勦建張家莊減水壩一座

勦建清和縣王家營減水壩一座清河縣志是年

總河靳輔自龍王廟起至四鋪溝山陽縣界接築

縷隄四千九百三十八丈縣前玉皇閣一帶地勢

當衝題定椿埽要工五百餘丈歲加修繕又自

桃源縣東界至石人溝築縷隄一千八百六十三丈

十八年二月

允總河靳輔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河工

是年創建宿遷縣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縣之古城清河縣之王家營安東縣之茆良口減水壩共六座

又築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墩卽廟月隄

長二百九

十五丈 老隄頭月隄

長四百二十九丈

彭家堡月隄

長八百七十五丈

十九年築蕭縣黃河南岸東鎮口格隄

長八百六十四丈

隄北有大橫隄南有小橫隄皆舊廢隄

河防雜說黃河南岸上自碭

山縣毛城鋪下至徐州城雖原有遙隄一道然近

者離河五七里遠者離河二三十里其間地勢高

窪不等每於伏秋異漲之時河水必從窪處出漕

直灌隄根方其出漕之時挾沙而漫迨水落歸漕

而沙留於岸是以近河灘地每為淤墊較之二三十里外原舊築隄之地竟高五七尺或丈餘不等故直灌隄根之水不一二日而水高於隄少窪之處漫溢成缺歲歲然也此水下注不特鳳徐淮屬州縣漫淹而其水全歸洪澤湖撼擊高家堰一有不支則全淮東瀉黃躡其後而清口淤運河墊清水潭等工皆不可保矣是徐州以上碭蕭黃河南岸隄工雖與運道隔遠而實與運道相關甚切也康

熙十九年於近河高灘之上築縷隄長一萬八千餘丈固
可免十一州縣之水災但卑矮不足禦異漲更須幫築高
厚務期堅實又於蕭縣東鎮店地方築格隄長八百餘丈有
此一隄雖遇異漲自有重門之障潰決之患永可免矣

築徐州黃河北岸自董家山經盧家山至邳州界

遙隄

長一千六百
六十四丈

築邳州黃河北岸自沈家堂起至直河口宿遷縣

界縷隄

長二千四百五
十三丈九尺

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臨河隄自宿遷縣界白洋河

鈔關口起至舊縷隄

長一千四十一丈

淮安府志是年夏

秋南北皆霖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勢然衝齧之隄隨圯隨葺不致大患賴新築工堅之所

致云

二十年塞楊家庄決口

二十一年五月河決宿遷縣徐家灣塞之

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

是年大修兩河各隄工告竣淮安府志先是河流
一線業經挑引河疏通盡堵楊家莊借水刷沙但
引河淺窄雖有減水壩洩之而飽極漩搜勢如鼎
沸遇徐灣隄卑遂致漫決徐灣堵後又加怒刷引
河雖漸加寬深然既飽漩搜之際乘蕭渡土鬆又
決蓋徐灣蕭渡皆遠年舊隄曩時畚築堅否無由
窮詰也是年兩河各隄工俱經築竣總河靳輔方
疏請大臣閱驗及蕭渡決後有候補布政司崔維

雅著河防二書進呈請盡變前法於是

上遣廷臣勘驗復

召靳輔入見諮詢兩河情形輔備悉條奏辨論維雅勦襲之謬

上慰輔議令卒功復

俞善後之請發帑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更將遠年舊隄盡為加築挑積淤數千丈增建貓兒窩欄馬河唐梗邵伯南減水壩以為萬全之計云

二十二年三月塞蕭家渡口兩河會歸故道總河
靳輔以聞並陳險汎日漸增加奉

旨據奏蕭家渡決口堵塞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逐
漸坍塌險工甚關係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隄岸堅固
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該督將就近見在錢糧先
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

六月靳輔請修上流隄岸奉

旨俞允

十月從靳輔請添設河員增江南營河兵六百名
是年修築睢寧縣黃河南岸自戴家樓至韓家莊

縷隄

長二千八
十二丈

二十三年七月徐州黃河漲溢靳輔治河書九月
二十七日題奏今歲黃漲數倍去年徐州迤上自
七月二十二日即與去年大漲水跡相平又疊長
無消隨放減水石壩暫為分疏而南岸十八里屯
北岸李道華樓高地無隄之處亦復漫灘過水又

將碭山北岸王家堂隄工漫缺三十餘丈約畧上
流洩去之水不下十分之二而徐城水勢復增長
不止直至九月初六日方始消落城社幸免潰衝
至徐州以下三山頭房村并靈璧縣張寒來等各
堡原屬窪區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將來字堡
漫缺隄工四十餘丈而徐州北岸長樊大隄歲修
險工又因水溜至急衝去埽工兩段幸有月隄未
斷獲免套河阻運至宿桃山清安五縣黃河賴攔

馬河減水壩分洩兩岸隄工俱無漫缺唯安東北岸二舖原非修防之處塌却隄工六十餘丈幸有月隄不至為患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

御製祭文 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靳輔治河書十月迎

駕於紅花埠

上問今年河道如何比前深通否長樊大壩却如何了回

奏河道比前更深通但今年水大異常將長樊大壩衝去幾埽幸有月隄今已下埽保護佳矣

上問河道既已深通果然可以保得無虞否因奏如今全在多備料物修防險工為主險工無失即可永遠無虞

又問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幾時潰決衝斷運河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入海順治初河決河南荊隆口黃河由張秋南北

運河兩分并由山東鹽河入海是晚

上駐蹕紅花埠侍衛傳

旨云朕為河道憂心異常有許多言要問爾少頃奉

諭傳進

上問前崔維雅奏各減水壩不當建依爾見識還是當建
不當建回奏這減水壩是必要的若無此各壩河道斷
難成功

又問爾有博通古今的人否回奏通曉政事有一人姓陳名

潢浙江杭州人十八日

御製祭文 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訖

駕臨攔馬河

上問靳輔這攔馬河減壩的水減往何處去回奏這水從

東湖由沐陽海州一帶入海

又問此處離北運口多少路回奏十五里是晚

駐蹕宿遷十九日

駕自宿遷起行一路見栽柳繁茂云這柳栽得甚好將來

不愁缺柳矣隨

問云水面比隄裏平地是那邊高俟水涸可打量明白再
行具題回奏云必須俟冬底水涸時從徐州一路逐處
打量方得明白

上至蕭家渡

問吏部尚書伊桑阿云目今河道比爾當初來看時何如
回奏比先漸漸治成本日

駕至桃源

駐蹕二十日

駕將至清河縣

望見清口

問云此是清口否回奏是

上云我為河道關係國計民生刻刻在念將爾進的河圖

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十一月

上回鑾至天妃牖

上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訓爾必須酌一

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別無
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
淮弱所致臣欲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幾
座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啓黃河北岸減水壩開洩
若黃強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啓以北壩洩黃
以南壩引黃助淮敵黃如此防法可無倒灌之虞
上云此法甚好再細斟酌作速具題

是年修築碭山縣黃河南岸自虞城界經毛城鋪

石牯至蕭縣界縷隄

長一萬四千四百十六丈八尺

修築蕭縣黃河南岸自碭山界至徐州界縷隄

長一

萬一千六百八十九丈

修築徐州黃河南岸自蕭縣界經王家山郭家嘴

上壩頭三山頭至靈璧縣界縷隄

長一萬六千一百六十八丈六

尺

又修築黃河北岸自吳家寨至李道華家樓縷隄

長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丈

按李道華家樓以下無隄之處凡

九十里蓋因黃河上流寬濶而徐城以下窄狹一遇大漲即難容受故從來不議築隄使漫溢之水從岡頭湖荊山口轉入運河

修築靈璧縣黃河南岸自徐州界至睢寧縣界衛

工頭縷隄

長三千九百四十八丈

又建王家山天然石牐一

座蘇家山石牐一座條築十八里屯天然石牐東

西各一座張鵬翮河防志王家山天然石牐建以

洩黃漲自三十九年至今河底漸深水不過牐

又建楊橫莊挑水壩一座大谷山石壩一座

修築睢寧縣黃河南岸自武官營經余家堂至戴

家樓樓隄

長四千三百
二十三丈

自韓家莊至古隄頭宿遷

縣界縷隄

長六千一百四
十一丈五尺

二十四年二月廷議覆靳輔善後事宜疏奉

旨這建造減水牐壩若俟該督撫等會議具題必致遲悞

靳輔前曾奏稱建造此等牐壩將無用滾水壩舊石可

用等語這事情著差前經看閱河道諳練河工司官一

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即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歸路多致淹沒著會同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即中堂愛與督撫等會議應

速行建造廷議照覆

允行

附

靳輔善後事宜疏略

徐州以上直至河南滎澤縣之西河道俱寬數百丈若遇

伏秋異漲漫灘而上直抵兩岸隄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北岸係山背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俱寬六十八丈將千支萬派浩浩無涯之水緊束住不能暢流既艱於下達則自難免於上湧是以徐州迤上南岸之漫溢歲歲見告臣先於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舖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

分洩徐城迤上之異漲也乃今年河流異漲兩壩
不足宣洩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隄
之處漫灘而行且將王家堂隄工漫缺此徐城以
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黃河南岸必
須於毛城鋪減水壩之上再添減水深底石牯一
座不獨分洩異漲而石牯之水先至壩後可免建
瓴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
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牯三座更於徐州北岸太
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牯二座統計徐城以
上共添減水石牯六座平常則閉牯束流異漲則
啓牯分洩則徐城自免潰衝而徐城以上各隄俱
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行一百餘里至睢寧
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南岸一帶為峯山
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面僅寬百丈
而河底乃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又為一束
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臣擬於南岸峯山

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牐四座以為
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牐壩減水之下必由歸
仁堤經過目今止有五堡減牐一座并便民牐一
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牐一座
減水大石牐一座並將便民牐再行改深五六尺
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
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深底石牐一座使河流由牐
先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牐
壩既建之後不特可以殺黃河之勢而淮流
微弱之時又可藉以分引黃河之水由歸仁隄下
注洪澤湖使助淮流然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
引上流分黃之水一時不能灌滿仍難免黃水倒
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
石牐一座并於牐下挑引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
分異漲則立啓此牐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
河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裨運道最為喫緊

至於清河縣運口添設石牐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牐之上乘時速建者也

又題覆張鴻烈條奏疏略

治河之法不在挑河而在築隄若止議挑而不

高築堅隄則水至無東散漫田間不特仍前淹地而所挑之河不久淤成平陸是徒勞民傷財而無濟於民生國計惟竟以築隄為主量築隄需土之多寡以定挑河它土之寬深俾隄成而河亦成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由湖歸河由河入海庶為永遠利民之舉

是年修築靈璧縣黃河南岸自徐州界撐隄起至

龍虎山臨河子隄

長二千六百八十四丈內接徐州子隄長七百七十四丈係民

築按徐靈交界處縷隄與子隄不同縷隄在謝家

樓之西子隄在黑家口之西

建睢寧縣黃河南岸自龍虎山至峯山天然減水

深底石牯共四座按建四牯以洩異漲之水流入

孟山等湖又勦築武官營子隄

長七百四丈

修築武官

營大月隄

長三十一百三十四丈

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三十

年間武官營險極曾於月隄之中又築重堰未竣

而北岸沙灘開挖引河告成河流北徙其工遂輟

又勦築朱家樓前格隄

長五百三十五丈

二十五年修築徐州黃河北岸狼矢溝月隄

長八百丈

閉塞桃源縣徐昇石壩一座

二十六年幫築宿遷縣楊家莊舊決口戲隄

長七十八丈

丈

二十七年建築桃源縣黃河北岸新莊口排椿工

長一百

四十丈

二十八年築山陽縣黃河南岸柴市雞腎壩一座

二十九年建砌清河縣天妃壩石工

長三百四十丈

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奉

上諭河道關係甚屬緊要今河道情形如何之處須差大臣前往勘閱應差大臣著列名具奏二十四日奉

旨看閱河道著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去

三十一年工部議覆戶部侍郎博濟等疏請行令
河臣靳輔修防險工八處奉

俞旨行

附工部覆奏略

臣等議得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上毛城舖起至海口止

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雲梯關六套止所有減水牯壩現無衝損黃河汛期深寬數年以來黃水並未

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其黃河南岸揚橫莊險工隄
內地勢甚窪且無月隄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單薄
烟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
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隄北岸朱家莊
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
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屬
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隄培埽修築
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為修防

十月從總河靳輔請

命吏部尚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清查
開河築隄建造牐壩栽柳田畝盡豁錢糧并兩河歸故
中河告成後淤成熟地應陞科田糧

是年修築徐州黃河南岸楊橫莊月隄

長三千四百三十六

丈

增設清河縣黃河南岸天妃壩石工雞背壩一座

長十丈

靳輔治河書一大興經理凡大工之興必先審其全勢全勢既審則必以全力為之康熙十六年以前淮潰於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而淮南海口且滄桑互易若不將兩河上下之全勢統行規畫源

流並治疏塞俱施而但為補苴旦夕之謀勢必潰
敗決裂而不可收拾臣經理河工八疏請帑至數
百萬計我

皇上睿謀獨斷悉准施行此兩河之得以復故也 一挑
濬引河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後人力
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
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決口奔騰激
蕩埽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河以引之

則決口緩矣一曰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既淤為平
陸即異日黃流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開一
渠以迎之務使水至歸渠遂其湍迅之勢則刷沙
有力而後無旁出之虞一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
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
突而至也則恣其烈以崩岸故當其倏忽激射之
時宜酌左右之間急開一渠以挽所衝之溜頭引
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隄可保故曰其用有三

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盡心焉 一開闢海口雲梯關乃黃淮二潰所由以入海者也海口之高皆因關外燎屬坪厰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湍散湍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為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曷以逆名海湧而上河往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也禹既播之為九又曷為而同之不同則力

不一力不一則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
其言不可易也潘季馴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
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隄防
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今日之雲梯
關外即今日之逆河而不隄以求其同不同以求
其入海得乎爰是清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
挑引河以導其流於關外兩岸築隄一萬八千餘
丈凡出關散淌之水咸逼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

衝沙有力海口不浚而盡闢矣 一塞決先後河水奔溢之時決口或大或小議塞者先大而後小不知理有不然者蓋大口難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是所塞之工處處皆大口矣大口既已寬濶至於成河止矣急將諸小口盡行堵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一量水減洩至桑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雖天下之至剛者不能禦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為出而

已上流河身至寬至深下流不敵其半勢必潰決
而河面窄狹之處或城鎮山岡不可開闢則上下
相度地形多建滾水牐壩及磬洞放入通水之溝
渠以測土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
所溢之數則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濶如故又
恐其力弱而流緩流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洩
之水歸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則雖以洪河之浩
瀚而盈虛消長之權操之自我 一防守險工防

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已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
皆城郭村鎮不得不畫地戒嚴守險之方有三一
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
當風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
入底然無草則又疎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
也禦冰凌之埽必丁頭而毋橫何也冰堅鋒利橫
下埽則小擦而糜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
頭埽又兜溜而易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

然後可以攬溜而固隄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
隄而下坐埽不能禦則急於上流築逼水壩回其
溜而注之對岸或一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
烈壩一摧而隄即不可救也若開引河其費甚鉅
必酌地形而為之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
引河之身徑而直如弓之弦則河流必自舍弓背
而趨弓弦險可立平若曲折遠近不甚相懸河雖
開無益也 一運載土方運土初以人力有限以

驅代之然莫若車運之便夫驢之力雖勝於人然芻秣之費喂養之勞倒斃之患合而較之殆不得當矣車之製當用獨輪小車蓋挑工之處大抵原隰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捷而不滯也一車所載可得土二百斤一車可抵三夫之運一土方則例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為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別有專挑兼築之分至挑河又有起土淺深之不同築隄亦有運土主客之不同

其土方工直更有人力強弱之不同焉主土者就近挑挖之土以所築之隄為準者也離隄十五丈外取土挑至隄基之上用大石夯礮之或以七寸為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為一層夯至七寸然後再上一層上夯如前法每隄高一丈兩面坦坡應築寬六尺再加隄身二丈則頂寬二丈底當寬八丈高一丈用勾股法料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客土

者迺遠挑運之土以所起之土為準者也高寶定
例以五十大籬為一方每籬約重二百餘斤每方
約重一萬斤連搬運上船工銀六分運至工所又
工銀八分由船而運至隄上又工銀五分專挑者
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隄者也兼築者即用
挑河之土以築防河之隄也上方下方者以築成
隄工之實土為上方土塘所取之鬆土為下方也
然一隄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之別如築隄一丈

則以平地起至五尺為下方自六尺至一丈為上方一南岸遙隄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測作重門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涸而為沃壤二也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即岸成隄不煩再築三也挑工築隄即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統計此隄約長八九萬丈自房村至峯山有子縷二隄今應將子隄為縷隄而以縷隄為遙隄自峯山至宿遷便民牕舊有遙越隄皆須

量為加修至吳城亦有見在之隄不煩另築然此隄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蕭碭以上隔於山岡尚未有所束也再於毛城鋪起築隄至王家山以束徐州以西碭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牯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湖歷歸仁隄以匯於洪澤則自碭山以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別無靈潦之虞 一黃河三砂河流順軌以來河底日深然尚有礪砂三處為河之梗三砂之口曹家窩砂

最巨橫亘一二百丈每冬春水落時去水面不過
一二尺河流迅疾一遇限砂則迴瀾旋洑從底而
起舟行甚險計惟於南岸伏砂斷絕之處另開越
河里許引河流使之避砂而行但所開之河不過
深一丈寬五六丈聽河流自行汕刷當於春初河
防少暇時調河兵挑浚不煩募役 一黃淮交濟
黃淮二瀆地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惟即
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其平而會

同之勢成此減水各牐壩之最為得也黃河莫窄
於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遇伏秋水漲衝
突他潰淮水北出清口每患為黃流所抵淮少弱
即不免乘虛內注思善後利運之圖唯有殺黃以
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牐壩善建置牐壩之
地又無如徐州上下善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岸
碭山毛城舖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峯山龍
虎山等處為減水牐壩共九座其因山根岡址鑿

為天然牖者居其七既以殺黃且使所過之水各
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
淮如遇淮漲而黃消則淮自足以敵黃而牖壩亦
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牖壩所過之
水分流而并至即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
亦漲倘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畧等有中河
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為害矣又
以天然之岡址鑿天然之牖座雖驚濤動地終不

能迸山根而敗之真千載之利

三十二年閉塞桃源縣崔鎮支河三義石壩三座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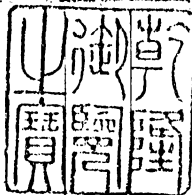
上諭內閣問往湖灘河朔送船官員言今年黃河之水較
每年甚大上流之地水勢既盛至江南地方則黃河隄
岸可危昏未可知也遣員外郎綽奇斯勒治豫馳驛往于
成龍處今年水勢何如有無衝決詳悉詢問還奏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毛城鋪小石牆一座大石

壩一座張鵬翮河防志伏秋黃漲由此漫出小神
湖康熙三十九四十年河身漸深水不過牖惟四
十一年異漲之水出牖

三十四年八月

命永停遣員察勘河工



江南通志卷五十一